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5/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誠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〇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野記四卷

〔明〕祝允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文輝刻本

一

皇明紀畧一卷

〔明〕皇甫錄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歷代小史本

七一

近峯聞畧一卷

〔明〕皇甫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古今名賢叢語本

八八

下陣記談二卷

〔明〕皇甫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〇七

延休堂漫錄一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刻說郭續本

一二一

翦勝野聞一卷

〔明〕徐禎卿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一二四

碧里雜存一卷

〔明〕董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一三五

革野纂聞一卷

〔明〕伍餘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六一

賢識錄一卷

〔明〕陸鉞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一六七

病逸漫記一卷

〔明〕陸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白荏山房鈔本

一七三

孤樹哀談十卷

〔明〕李默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八二

北牕瑣語一卷

〔明〕余永麟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氏硯雲書屋刻硯雲本

四〇一

病榻遺言一卷

〔明〕高拱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四一九

國朝名世類苑四十六卷(一)

〔明〕凌迪知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刻本

四四一

刺祝京兆野記序

嗟乎自吾夫子修春秋而馬班二君子敘記書固不整齊國史茲以還官喪其職玉版圖籍散亂而家各有作東京猶可指數降至李唐而後叢談不可殫已豈非以上絕其道而下騁其說哉于涑水考異見之矣 明興高皇垂情述作一時起居所注頗號得人然禁網操切容有不得書況二百年來學者惟經

不野記序

義尚矣間有據難不羣之徒世顧嗤為鬱滯非通儒而列官史者見不出目睫以故金匱石室之藏第給諸司供報漫漶者錄焉爾王相謂皇朝史書不可信而余聞楊堃與陸生論史竊笑當代穢陋鄙最孔氏曰禮失而求之野則夫探纂綴輯不有賴於其人乎故自王述所起以迄嘉靖之季綜其行事何心數千而余逮見者百廿餘家獨祝京兆泥泥明

野記為能罔羅天下舊聞上紀開國靖難下載保治之際兵權禮樂損益變通既科條之矣而閭里瑣細物象詭怪陳其一二又足以廣異聞是以九朝往蹟史不具列者畧見此編斯亦粲然較著明者哉惜其輒傳爰書未遑揀組辭多不雅馴此又瑕不掩瑜者也然自李鄭黃三人博通當朝典故而所采錄往往取諸信哉其備史官之救失也嗚呼以祝

不野記序

子之博物洽聞而不能致館職於其時有欲論薦而卒弗果豈非貫穿馳騁文與時違迺考盤在澗如詩所詠歎耶觀此而世變良可太息矣余校閱之暇付之梓人因識其端以俟知者云玉笥山人毛文燁序

野記小叙

勾吳祝 允明 著

允明幼存內外二祖之懷膝長侍婦翁之
杖几師門友席崇論樂聞洋洋乎盈耳矣
坐忘弗勇弗即條述新故瀾仍久益迷落
此暇因慨然追憶胸高獲之數書大統網
一已漏九矣或衆所通識却其化策無更
綴陳焉蓋孔子曰實則野文則史余於吳
亡所簡校焉小大裨雜錯然亡必可勘德
爲也大畧意不欲使於史焉爾幸未藏入
月既望在家筆完

野記小叙

野記一卷

勾吳祝 允明 纂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
有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
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皇祖初亦與共
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伺他偽燭
炮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皇祖
從之韓果先殄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季見王氣在東
南徧遊關廣江黃間久亡所遇乃北涉淮泗

入塗山之境曰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
祿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
賈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賈悉縣此
女矣主人曰是乃雙瞽無復問聘者異以貴
爲哉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
邪主人幸甚就館焉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
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 皇祖亦歸之
王妃以女即孝慈也王分兵授 皇祖往守
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
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 皇祖被執王速遣
中山王達往質易 上歸久之兩軍復連和
中山亦全已而 上悉有滌陽之衆王後伏
劍死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其之一
答箸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罾罩聖躬既
而 上持魚還舍答箸已失其五知陳竊
矣往問之陳諱匿 上欲毆之陳笑出以還
上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
年劉曰聖壽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

史記

十

開五歲假者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
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
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
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
此陳曰臣嘗於此罾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
對以爲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
叩頭謝 上曰可爲戶部江西司郎中時錢
倭如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迨後
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周顒建昌人年十四得顒疾行乞於南昌比長

舉措詭譎人莫能識常趨官府白願有言問
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
顒謁於東門 上至京師三月顒復謁 上

問來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顒必前進拜
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詞 上厭之命
汰以燒酒觀其如何顒飲極多終不醉擬遂
除之顒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
乃命覆以巨壺積薪燬之火熄啓金正坐宴
然乃令出既獲燬之顒猶故也後益加薪火
燬之迨燬燬金底顒諸親族其首即躍
然起乃令居蘇山寺轉益狂肆日枕麈尾
良不堪月餘猶白 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
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便命駕幸觀之顒與
謁 上飯手舉微亭命盛饌召之侍食既畢
上令僧且餓之論之以爲清齋僧因圓顒坐
室冰炭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
晨自往諭之曰吾來爲若開齋令諸將饋之
衆爭進酒食顒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已有醉態
乃趨出先持 上還伏於道右 上至顒以

手畫地爲圖願謂 上曰你打破箇桶作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願此行何如 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願仰視屋父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願願曰只管行架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東旋舟行不三聖風起旣而迅驟作倏忽逢小孤 上請衆問願言報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願曰水惟見前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持願去投之江父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頻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願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願遂去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廬山其地極僻惟太平宮創一民居草莽中言頃忽有一人齋而願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在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腳僧詣闕自言名覺願願於匡廬深壑中現一老人使戰來謁 大明天子有言當面啓殿廷儀禮司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衆不令見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云將復往匡廬上竟不見御製詩三篇以與之令行後三年上因便使令問赤腳僧增見老人否對以不見又四年 上不豫外奏赤腳爲天眼道者及周顒仙公遺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引入赤腳進所持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鯨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極掣其夕即安已而聖體日康勝倍覺精爽乃日服之三似聞菖蒲香而鯨底凝丹砂紅彩迥異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巖五里天池寺中有徐道人者來見某言嘗在竹林寺見詩爾往視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顒也即今 上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顒曰已書石上視之果有二首乃天眼與顒各爲之 詩每句大畧

不窮其理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
傳今詹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殿
周顒徐道人赤腳僧文及有詠羣仙并赤腳
僧詩皆不及錄又一日道士初進藥 上未
見俄而召之亡矣 上遣行人走江州令三
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入佳廬至廬山觀且
漠然無爲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云周在竹
林寺與天眼道者校碁就導之去果見顛在
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久
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遊觀行人入見殿
堂庭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廊左右對列
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旌
幢供設珍貝充初主者咸踞座啓門治事通
二十八室獨其一扁鐫中無人焉一巨礎據
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顛曰若既見之矣
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逆爲人世主汝主
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
疆行人曰固爾然將以何語復皇命苟無驗
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昇之曰 上覽之
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

有也遂以二詩進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
知何所指意 上必知之俄而疾愈
高皇嚴朽索之志每夕牀後露坐禁苑玩察天
象有時達旦不安寐 上善推測於天心亡
不洞然也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臨下民
二簡蔡沉注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蒼
祿與雅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
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
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改正
爲書傳會選劉示天下學子曰凡前元科舉
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蒸
繆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其爲不
然夫日月五星之麗于天也除太陽人目不
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輶然
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
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
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
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
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

族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
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
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
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
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
氏俱以天言之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
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
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彙蒸民之命此
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
教民明五刑肅清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

卷之九

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
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
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
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高皇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

乙治之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高皇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垣壁屏障
多繪耕織像焉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
與交歡酒酣踞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

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
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渡江協孝慈以
肇家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
營國公

癸卯歲八月 高皇授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
友諒以巨艦連鑼爲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
舟小怯於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麾右師小
卻 上遽命斬長而下十餘人猶不止郭威
襄公英請以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

卷之十

宣武子興帥衆以輕舸載火縱焚敵船悉燒
溺友諒敗走鞬山旬餘復來戰開平還用前
法燒之友諒盛迫啓憲顧視宣武遽射之矢
貫其顙及精而死

高帝平僞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
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
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代崇侯三聖人之起
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
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

舉親而効讎有司美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人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誕妄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其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託鄉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解子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爰據江淮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與梟旣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取鹽貨行劫於江湖兵

與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恭政趙璉因其待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苗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於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生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纖髮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遁逃臣民賊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爲主依額納

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
全室家此典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
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
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彼日
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施
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欽依令旨事意
施行所有榜文頒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州判官許

仕傑到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
猶野賣友者焉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

勞以酒花絲迎賞於京城三日卻取對九四

斬之

呂珍為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珍
有才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
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誑胡公
大海王冕元章不肯附珍詣我軍獻策致之
然亦弗克既而竟不能支降深自效初珍作
保越錄自詡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越人
有其書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邊

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以為
常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

善長韓國徐達魏國常茂鄭國李文忠曹國馮勝宋國鄧

愈衛侯二十八人曰湯和中山唐勝宗陸仲

亨吉安周德興夏華雲龍安顧時齊耿炳文長

陳德江郭子興昌王志原六鄭遇春陽費聚

平吳良隆吳楨清趙庸南廖永忠慶俞通源

南華高德楊璟昭康鐸新朱亮祖永韓政平

傅文德川胡瑄美黃彬宜曹良臣寧梅思

祖南陸聚南先是受封而已後者六人曰馮

國用公常遇春公耿君用侯廖永安

公漢俞通海公沐英侯及後十七年又

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

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

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

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

聽指示者一人曰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

封者三人曰滎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

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功者十九人曰江夏侯周德興肇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愈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勝祖魯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舻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曰潁國公傅友德梁國公藍玉靖寧侯葉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州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功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斬春侯陳鐸金寧侯孫恪自紀功又西涼侯濮瓚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榮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又作美共五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脩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 上口詔幾四千

言其始言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為哀傷憤恨因推開國元勳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推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述受命之由輔興之功至於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安天地於大定以至武則推堅撫順卧雪眠霜祗金華而死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刺繁治劇無缺公用輯和將士無有怨嘆者李韓公前後封以五等而善長心謀不軌黨比胡陳其弟李四告變善長不言既貸其族誅之罪至二十三年京民為逆傳其伴以半遷之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辟而備述前後功臣為逆之由以見非朕不能保全功臣而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覺內有逆謀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胡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二人以無符擅發代縣捕吉安侯自十七歲為亂兵所掠衣不給衣見朕朕曰從行乎曰從自洪武六年至今二十九年居貴位而無和之色朕能名帶要客今既事露乃知前日之臨江侯陳德臣而後死軍

類千黃之平京侯黃聚為命往姑蘇軍民
初之計奏韓居者胡也及其清軍民之時又
奏平涼而謂民之已死不營陽侯楊璟先於
侯王志原知其人之死不營陽侯楊璟先於
責而之至改覆州凡五次戰兵不下數萬未
非終亮反亦反矣永嘉侯朱亮祖本之
東寧之通亮祖等十餘人首渡江東為始溪
民當之通亮祖等十餘人首渡江東為始溪
往寧人諸軍門許而自為勢少得從容兵
城寧人諸軍門許而自為勢少得從容兵
謂日而後反今日何如日發則發矣存則
黑以報而後反今日何如日發則發矣存則
與之反耳南侯梅思祖本元義旅反元而
其由不知南侯梅思祖本元義旅反元而
庫帖木見九其父及弟數人來歸我保棄太
四安選其弟數人今反我朝不違反身雖九
故事覺於家放族或弟姪子孫但存身雖九
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宣德侯金朝典三
皆為朝陳所誘於朝廷韓國公李善長初為
德無失朝典為部督走草莽願命之初為
吏當羣雄鼎沸時聚家奔走草莽願命之初為
門時告長年曰有天下及朕所在長草莽願命之初為
或期反與之約曰吾與卿雖在或數月其見其
文吏之所為財貨也酒色少實生事害民幹旋
亂之今爾與吾行軍將之得失公無我言自
吾自知但掌簿書而已厥後善長能言國言自

守自相從至於成帝業諸謀奸深合付之事
初不言其任在焉善長柔奸深合付之事
也初不言其任在焉善長柔奸深合付之事
命是年八月事不發端於二十九其已發二
命是年八月事不發端於二十九其已發二
公無以應天道豫章侯胡美有若深之為上
而理陰陽者耶豫章侯胡美有若深之為上
入宮禁初被問云豫章侯胡美有若深之為上
且中本行二年之先豫章侯胡美有若深之為上
刑死本行二年之先豫章侯胡美有若深之為上
督五人毛讓於顯陳方亮三陳所討於朝廷為都
無耿忠於號明陳之男二陳所討於朝廷為都
失耿忠於號明陳之男二陳所討於朝廷為都
出耿忠於號明陳之男二陳所討於朝廷為都
免破胡等號明陳之男二陳所討於朝廷為都
劉誠意侯白起王江廣輝不堪相胡惟庸必亂
數上未幾從劉慶名歸父而得請且有密
旨令察其鄉有毛病於民社者潛入奏括項
淡洋斥而不齒豪酋數輩即之為揚寬和
海取利聚為大窟益肆劫掠劉疏其事請建
巡檢司其地而籍其首為醜丁令子尚實
上之納其奏遣建歸將見施行惟庸
聞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由中書劉雖勤舊既
已休間不應私有所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
徑縱宸覽言於上上請究其事且請以建附

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曾知之相結爲計通於惟庸走關下言劉基善相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攘爲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可爲巡司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因請加重辟 上不報久之爲手書諭劉應常古之君子保身之福祿孽之禍及君臣相持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幼姑奪其祿而存其爵先是劉基劉得書即詣闕謝恩訖遂居京師不敢歸大始求爲環 上已洞釋前疑從之復手書慰之語極尊隆方以周公劉歸未幾而卒又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汪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廣洋對無之上怒以爲欺罔取之則誠意之沒未得其實也汪廣洋先爲中書左丞爲楊憲劾御史劉炳劾其德南憲誅召拜右丞相忠勤伯後復誅相寵遇殊渥又以知惟庸之逆而不言又引進夷使不時繼又爲節言之遂仍謫德南甫出國門又賜勅切責廣洋懼自經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貫其罪應儲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劉適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 皇祖聞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 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馮沐也功臣廟祀饅頭攤之散給衛士以激勸也却除一日糧高皇始造鈔畧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爲之邪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高皇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今太學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爲礮倣書給光祿爲麪袋造鈔事想行於國初耳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僞造甚衆比有得者一驗即知真僞蓋其機識在二印僞者不知太祖築京城用石灰糝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